

庄子十日谈

陈宁宁
杨宏声
颜世安等

漫谈庄子

庄子的人生观

庄子的认识论

庄子价值观

庄子与玄学

庄子与佛教

庄子与道教

庄子与隐者

门外谈庄

庄子选择

十日谈系列



庄子十日谈

十日谈系列

撰稿人

陈宁宁 卢国龙 朱义禄 李卫
杨宏声 夏金华 韩秉夷 顾世安

庄子十日谈

陈宁宁 杨宏声 等著

责任编辑:岑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96,000

版次: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39-8/I·1140

定价:7.4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BAU8/13

“十日谈系列”编辑缘起

20 世纪之末，幅员辽阔、国运昌盛的中国，正以其东方巨人特有的步伐，向 21 世纪迈进。

眼前的形势，与一百多年前衰败的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惯于从人文科学视角观察社会发展的世界现代学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发出来的诱人魅力和神奇色彩，再一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而国内早已有学者自觉地立足于当代，着手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契合与拓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十日谈系列”的编辑构想就是这种时代思潮的产物。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我国古代，今人所说的人文科学，则归之于经、史、子、集四部，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从中“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养自己“内圣外王”的“浩然之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自己的心理、天理，选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路，再由此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外化，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经、史、子、集的中国式人文科学的认识和诠释，前后大相径庭。但先代哲人的智慧道德，直到今天仍有不尽的涵煦作用。只是随着时代的演进，离其本原愈来愈远，其元典精神、史籍

要旨，文粹英华，都难以还其本来面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作家薄伽丘，以讲述故事的通俗形式写就《十日谈》，巧妙地通过谴责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凸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我们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应在认真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切实的现代阐释，以推动现代文明的发展。

今天，将要陆续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中华文化“十日谈系列”企求对中华文化中的元典、典籍、文粹等择其要旨，以通俗讲座形式，加以阐释。我们力求在充分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时代所拥有的科学发现，利用现代人所必备的辩证思维方法来进行我们的阐释。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些阐释中发见中华文化的本原，了解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在历时多年的骚动、沉寂、反思之后，仍能通过荆棘丛生的求索之路，走进一座座智慧之门，实现我们对自我的超越。

我们还期望海内外正在对中华文化进行热烈探求的学人志士能关心这套丛书，给我们来信、来稿，共同为弘扬中华文化、创建新时纪的世界文明贡献力量。

胡道静

戚文

洪圣谟

其文則汪洋辟圓，儀態万方，
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魯 迅

序

庄子的弟子魏牟与公孙龙谈论过庄子。魏牟说庄子的思想“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道”，他认为公孙龙的认识水平尚未达到分辨是非的境界，以这样的认识水平来窥测深奥的庄子，“是犹使蚊负山，商蚷（一种昆虫）驰河也；必不胜任矣！”（《秋水》）确实，庄子高妙玄远的思想不是只懂“合同异，离坚白”的公孙龙可以理解的，就是庄子的辩友，先秦时期著名的思辩家惠子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庄子和惠子讨论有用无用问题时显示了他们思想上的差异：

惠子说：

“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在惠子眼里，大樗树既不能生长果实，又不能制作建材，是大而无当的无用之物。

但庄子并不这样认为：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从自然逍遥的观点看，这棵大樗树枝叶茂盛，婆娑荫映，蔽日来风，给人们提供了赏心悦目的憩息环境，怎能说是无用的呢？

从保全生命的角度看，这棵大樗树正是因为世俗之人以为无用的免去了斤斧之灾，因此而得尽其天年，这又怎么能说是无用呢？

可见理解庄子需要超越常态的思维方式，摆脱狭隘的功利观念。《庄子》一书中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也是我对庄子心仪已久但始终未敢深涉这一领域的原因。

《十日谈系列丛书》计划中有一本《庄子十日谈》，旨在向读者通俗介绍庄子思想，但寻找合适的作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正在踌躇之际，我的朋友陈宁宁说她和她的朋友愿意担当此事。我很吃惊，因为在我想来，研谈庄子的大都是饱经沧桑的老年人，他们几个年轻人能行吗？

但陈宁宁的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她说：“尽管我们没有高深的学识，但这不妨碍我们与庄子精神的沟通。因为庄子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有人的感情，有生存的需求，也有成就的欲望，因此他的人生必然会经历痛苦，面对人生的苦难寻求精神的解脱，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庄子。循着他的思想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构建他的思想体系，最终完成他的精神解脱的……因此，我们与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仍有沟通的现实可能性。”

现在由陈宁宁、杨宏声、李卫、颜世安、韩秉方、卢国龙、夏金华、朱义禄等人合写的《庄子十日谈》呈现在我的面前。这是他们根据自己对庄子的理解，不拘一格的自由谈。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庄子？这有待于读者的评判。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们的庄子谈还是很有新意的，尤其在思想表达和体例运用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

用庄子由儒及道的心路历程来代替庄子其人其事生平事迹的介绍，是颇具匠心的。尽管庄子的思想是否由儒家演变而来在学术界尚未有定论，但这不妨碍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庄子思想体系的理解。读者可以追随庄子思想的发展轨迹，去观照庄子的思想体系，去游览庄学的玄妙境地。这种由点向面的辐射，概括了庄子研究的许多方面。

但需要指出的不足之处是，他们的笔谈对庄子的消极影响很少提及。这可能是出于他们对庄子的偏爱吧！他们较多地谈到了庄子思想的特点以及对思想史的重大影响，却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庄子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消极影响。许多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的不求进取，不思创造，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等等惰性，都可以追溯到庄子消极无为的思想。

诚然，“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里，是一场无日无止的斗争”（罗曼·罗兰语）。在这充满遗憾，缺乏诗意的物质世界，人生有数不清的苦难。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世界的荒谬、人生的无奈和人为外物役使的悲哀。但庄子给处于痛苦命运中的人们提供的精神出路并不正确。“心斋”、“坐忘”、“逍遥”、“超越”这些名词看来各异，但其实质为一，都是宣扬了一种逃避思想，主张向内心回归。放

弃与外界抗争。这种思想和行为，对个人而言，也许能营建一个平静的内心世界，可以化解忧虑烦扰，能够达到身心健康，从而延长个人的生命。但对整个民族的进化来说，却为害甚大。逃避现实往往形成萎缩的人生，崇尚萎缩的人生，就可以导致整个民族精神的退化。

在我看来，痛苦对人生并非毫无价值。真正的强者绝不是逆来顺受逃避现实，而是不断地与命运抗争，以坚强的意志来战胜人生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我更欣赏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豪迈气概。而在中外哲人中，我更敬佩面对人生的苦难绝不屈服，不断地与命运抗争，绝不被苦难压垮的贝多芬。

戚文

1994年6月

目 录

序	咸文
第一日 走向逍遥	
——庄子的心路历程	1
第二日 道的诠释（上）	
——庄子的价值哲学	19
第三日 道的诠释（下）	
——庄子的价值哲学	37
第四日 体认天道	
——庄子的认识论	65
第五日 返归自然	
——庄子的人生观	91
第六日 不着形迹	
——庄子对儒墨的批判	113
第七日 因循自然，性命双修	
——庄子与道教	129
第八日 两大思潮的契合	
——庄子与佛教	165

第九日 清谈·思辨·隐逸

——庄子与魏晋玄学…………… 191

第十日 生活·思想·文采

——庄子原文选译…………… 240

[附录] 历代名家谈庄子…………… 271

第一日 走向逍遥

——庄子的心路历程

在苍茫寥廓的水天之际，大鹏在奋翅飞翔，它是那么巨大，背若青天，翼若垂天之云。巨翼轻掠海面，击起三千里浪花，翻动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高空。大鹏正乘着海运南徙去天池，天池是大鹏全心向往的自由的王国。

从北冥到南海，不知有几千万里，大鹏有志图远，不畏路途遥远，可是他们高飞远翔有待于飞，“风之积也不厚，则其大翼也无力。”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腾飞是风在下托举着，只有凭借风力，大鹏才能飞往南海，达到远行的目的，在没有飞的日子里，大鹏如同搁浅的船舟陷入了困境，非但达不到理想的目的，还要见笑于在蓬蒿中腾跃而上、决起而飞的小雀。

这是大鹏的悲哀，也是一个胸怀凌云大志的士人的悲哀！在中国古代社会，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其最高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可是他们救世理想的实现却有待于时。如果时运不济，别说救世理想得不到实现，就连日常生计都要成问题，多少士人一辈子怀才不遇，在悲叹怅惘中了却残生。

大鹏也是庄子痛苦人生的真实写照，庄子以精神超越为特征的逍遥学说曾经抚慰了千百万颗痛苦的灵魂，可是他的

逍遥是在极不逍遥的境况下提出的，逍遥不是书斋中沉思冥想的结论，而是在痛苦中精神探索的结果。

庄子的痛苦来自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的矛盾，和老子齐名的庄子，并非一开始就信奉道家虚静无为，他的思想起点与其说源于道家，不如说是师承儒学更为恰当。早在唐代，韩愈就指出庄子师承儒学出自田子方门下，近代章太炎、现代郭沫若虽不同意庄子出自子夏，田子方一系，但肯定了庄子早年是儒门弟子，其师承关系为孔子——颜回——庄子。

凡是忠实信奉儒家救世理想的人，几乎少有能摆脱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苦恼的。庄子是儒门弟子，正是社会理想的破灭，导致他思考，促使他醒悟，最终皈依了老子大道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淡泊无为、游心大道为特征的逍遥人生态度，从救世走向逍遥，正是庄子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精神探索的历程。

我们谈庄子，主要依据《庄子》中的史料的钩沉和《史记》中的传记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勾勒了一幅庄子的生活图景。

庄子是战国时代宋国蒙地的一位读书人，其活动年代大致与孟子、惠施同时，庄子家境贫寒，早年曾出任过漆园吏，后来不再出仕，布衣终身。在中国古代，“士之失仕尤农之失耕”，不入仕途，没有俸禄，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维持生存，庄子钓过鱼，编织过草鞋，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靠借贷度日。他住在穷街僻巷，

看起来面黄肌瘦，显得非常疲惫。

庄子不入仕途并非入仕无门的缘故，在他一生中不乏有进阶为官、食禄千钟的机会。《庄子》中有两则关于辞聘之事的记载：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见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为可乎！’（《秋水》《列寇御》）

历史上对庄子辞聘事迹是否可靠是有分歧的。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庄子辞聘不过是寓言指事，并非确有其事。宋人黄震的意见颇有代表性的：

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事，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之，其为寓言未可知。（《黄氏日钞》）

但以严谨而忠于史实的司马迁却肯定庄子辞聘之事。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将《庄子》中的两则故事融合为一。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
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
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
所羈，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在我们看来，战国时代各国君主为了扩张领土，夺取霸
主地位需要人才，像庄子这样富有才华的士人，又周游去过
列国，成为统治阶级网罗拉拢的对象是完全可能的。——所
以庄子能仕而不仕，是自愿放弃仕途的。

能仕而不仕，自愿放弃仕途，这是典型的隐士行为，后
人往往据此认为庄子是弃世的隐士。不入仕途的原因是品格
高洁，尘埃富贵。但庄子弃仕并非弃世，他不入仕途不能说
明他没有救世的愿望，和一般遁迹山林、与世隔绝的隐士不
同，庄子始终生活在人群之中，他不但和朋友、弟子探讨人
生的各种问题，还周游列国频繁与各国君主会晤交谈。

《庄子》中记载了他与鲁、赵、魏等国的国君交往的事迹。
与鲁哀公说儒（《田子方》），衣大布见魏王（《山木》），说
剑于赵王殿等等，都是记载庄子与君主交往的篇章。

《说剑》据说是后人纂入的伪作，鲁哀公说距庄子活动年
代一百多年，因此庄子与赵王说剑，与鲁哀公说儒未必会有
此事，但不排除庄子与赵国、鲁国的国君的交往。从各种材
料提供的情况看庄子与魏国国君梁惠王见面是可能的。

据说，梁惠王在列国国君中是一位开明君主，以礼贤下
士而闻名。《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军旅，卑礼厚而

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玉梁。”大约在公元前343～334年惠子任魏相年间，庄子到过魏国。《秋水》中“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正是庄子游魏的证明。庄子到过魏国，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士人受到魏国国君的接见是很自然的。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縻系侯履而过魏王”（《山木》），可能就是这次会面的记录。

庄子与魏王有过一番交谈：

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庄子曾拒楚相千金之聘，却与魏王谈论“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可见庄子身上既有傲视王侯、尘埃富贵的清高，又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叹，这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都是真实地在庄子身上体现的矛盾的统一。

后代不复以世事为心的高洁之士，对庄子与帝王交往是有非议的。《庄子集解》的编者王先谦在否定庄子尘埃富贵时指出这是用世之心未泯的缘故：

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遣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弃仕而非弃世，救世之心未泯，这是儒家的基